

《盐铁论》涂祯刻本辨证*

龙文玲

桓宽《盐铁论》是西汉一部重要典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最早著录云：“桓宽《盐铁论》六十篇。”^①其后，《隋书·经籍志》著录：“《盐铁论》十卷。”^②之后，正史如旧、新《唐书》和《宋史》之艺文志均著录《盐铁论》十卷。此外，唐宋诸家著录，如唐代马总《意林》卷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等，皆云：《盐铁论》十卷。宋代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二《艺文》著录亦十卷，且于每卷之下分列篇目，尤为详备。遗憾的是，这些正史艺文志及唐宋人著录的版本今皆不存。今存之《盐铁论》版本有二十余种，皆为明清人刊刻、影抄，其中以明代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为最早善本。然至清末，此本已如藏书家所云：“宋刻世故罕见，涂刻不失虎贲中郎，惜涂本又不易睹。”^③“夫宋本不得见，见涂氏本犹宋本也。涂本又不易见。”^④正因如此，在涂祯刻本的认定问题上，迄今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

1. 森立之、叶德辉以涂祯刻本为九行十八字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云：“《盐铁论》十卷，明弘治辛酉刊本，宝素堂藏。首有弘治十四年岁在辛酉十月朔旦吴郡都穆《书新刊盐铁论》一篇，称新淦涂祯手校是书，仍捐俸刻之云云。次载目录。卷首题‘盐铁论卷第一’，次行题‘汉桓宽撰’，次行列篇目。第二卷以下无桓氏题名一行。每半版九行，行十八字，界长六寸三分，幅四寸。每册首有‘冷泉府书’朱印，乃系藤惺窝先生旧藏。”^⑤叶德辉《郎园读书志》亦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载有宋本《盐铁论》十卷，云：每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

* 本文写作得到 200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汉社会转型对后世武帝时代文学的影响——以《盐铁论》的考察为中心”资助，项目编号：09YJA751014。

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727 页。

②《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中华书局，1973 年，第 997 页。

③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五，长沙叶氏澹园铅印本，1928 年。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六《明涂祯刻本盐铁论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84 页。

⑤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235-236 页。

第十卷末叶有‘淳熙改元锦溪张监税宅善本’楷书木记,丰顺丁氏收藏。按,此即丁禹生中丞日昌《持静斋书目》所载之宋本也。明涂祯翻刻宋嘉泰壬戌刻本,行格与此同,惟无末叶印记。……惟近日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载有涂刻本,云‘半页九行,行十八字’者,确系涂刻原本,孤悬海外,未知何日珠还,则余此书固当与宋本同其珍贵矣。”^①

2. 傅增湘以涂祯刻本为十行二十字本。孙毓修、周叔弢《古书经眼录》、吴希贤《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明代版本》同之。傅增湘云:“明弘治刊本,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自明以来,以涂祯刻为最善,顾其本乃颇不经见。……二十年来南北周游,留心搜访,仅于缪氏艺风老人许一见之。……老人没后,……此书乃为吴江沈无梦所得。顷者,无梦参黑龙江戎幕,万里远征,瓶无储粟。余适新霁明人集数十种,因以三百金为赆,无梦遂举此书见贻,亦夙知余之笃嗜也。”^②孙毓修校勘家藏《盐铁论》时亦称:“以艺风堂弘治十四年涂祯十行二十字本,比较家藏九行十八字本也。”^③

3.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定其所藏九行十七字本为涂祯刻本。其著录云:“盐铁论 10 卷/(汉)桓宽撰,大きさ1册;15x21cm,一般注记 弘治 14 年新涂ジョ氏重刊嘉泰 2 年本。”

对于以上三种看法,国家图书馆(下省称“国图”)的著录是兼而容之,把傅增湘所说的十行二十字本、叶德辉所说的九行十八字本和延古堂李氏藏的九行十七字本均著录为:“涂祯(或作“祯”。笔者注),明弘治 14 年[1501]。”但笔者认为,这三种看法不可能都合乎实际,今一一辨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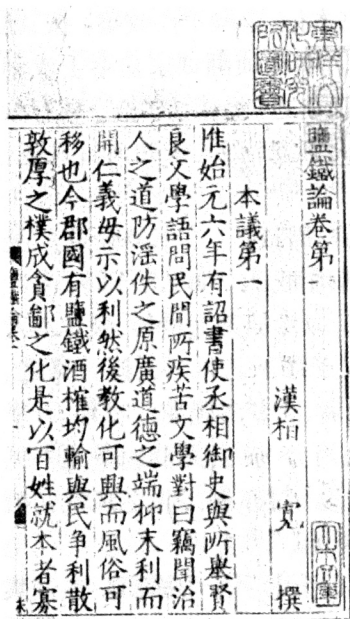
首先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藏本(图一)。此本十卷,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双边,双鱼尾,后有都穆序、涂祯识文。值得注意的是,此本版心下鱼尾下有刻工名,可辨识者有:同、安、明、朱、见、芳、石、菊(或作“刘菊”)、己(或作“巳”)、好、苗、三、牛、善、居、乍、元、二、牙、选、水、木。据笔者所见,国内现存《盐铁论》版本中,唯胡维新《两京遗编》本和延古堂李氏藏本有刻工名。取国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之《两京遗编》本(图二)、国图藏延古堂李氏藏本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一一对照,笔者发现,它们的行格、字体风格、刻工名及其排序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断定,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的这个版本不是涂祯刻本,而是源出于涂祯刻本的明代胡维新辑、原一魁刻的《两京遗编》本。国图所藏延古堂李氏藏本实际也是胡维新《两京遗编》本,而非涂祯刻本,此书一函四册,前后无序跋,虫蛀较严重,有缺页现象。

再看森立之与叶德辉的观点。森立之著录之版本远在东瀛,无由见之;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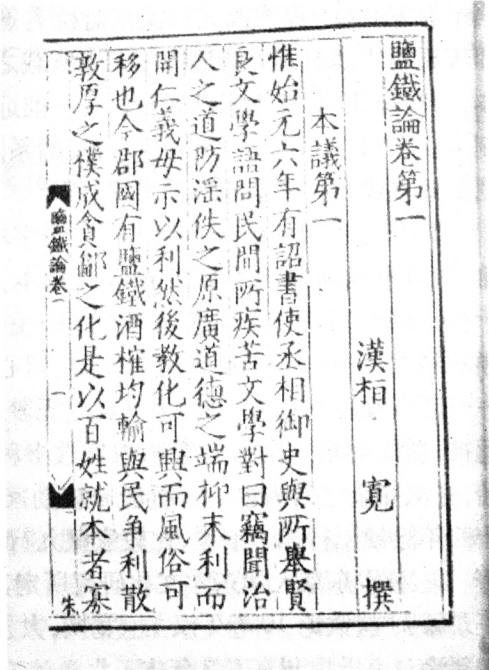
①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五。此亦见于叶德辉旧藏本《盐铁论》卷首,现藏国家图书馆。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六《明涂祯刻本盐铁论跋》,第 282-283 页。

③孙毓修旧藏明刻本《盐铁论》卷末附页,现藏国家图书馆。



图一 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图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两京遗编》
涵芬楼影印本

德辉藏本今藏国图善本库,较易得见。据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民国时期上海涵芬楼择善本刊行《四部丛刊》时,叶、傅二人曾就何为涂祯刻本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辩。论辩结果是,《四部丛刊》本《盐铁论》用叶德辉藏本影印。

叶德辉认为,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著录的《盐铁论》本子,是根据丁日昌持静斋所藏宋本著录,为宋淳熙年刻,九行十八字;宋嘉泰本是据淳熙本重刻;涂祯刻本乃据嘉泰本翻刻,因此,涂祯本也应为九行十八字。日本森立之著录的涂祯刻本为九行十八字,恰证明了这一点。叶德辉还自述:“丁(即丁日昌,笔者注)书余于光绪丙申从中丞嗣君叔雅茂才京师行笥见之,每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款式与余藏弘治涂刻本同,亦与莫氏所言合。”^①在此,叶德辉提出其所藏九行十八字本为涂祯刻本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此本的行格款式与丁日昌所藏宋本一致。但问题在于,叶德辉所见丁日昌藏本是否真为宋本呢?

傅增湘在力驳叶德辉观点时指出:“数年前,丁氏族人捆载遗书入都,此书为保古斋殷估所收。余急往观之,原书乃明正嘉间刻本,卷尾‘淳熙改元锦溪张监税宅善本’木记二行乃别刻粘附者。卷首冯武题识字迹凡俗,气息晚近,绝非

①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五。

窆伯所为,使人爽然失望。其后贬价百元售之。”^①这实际是从两方面否定了丁日昌藏本为宋本。其一,丁日昌藏本上的“淳熙改元锦溪张监税宅善本”木记不是原本所有,而是后人以别刻木记粘附在明正嘉间刻本上作伪,导致鉴书者误认。所谓“《盐铁论》淳熙本”并不存在。以今藏国图而原藏傅增湘的正嘉间刻本《盐铁论》与叶德辉藏本相对照,行格、款式完全一致。正因傅增湘藏有此本,故一见用正嘉本伪造成宋本的丁日昌藏本,自然能明辨之。其二,据莫友芝《持静斋藏书记要》,丁日昌藏本“首有己巳孟春河汉冯武题识”^②,但经傅增湘鉴定,丁日昌藏本题识“字迹凡俗”,非冯武(字窆伯)真迹,乃后人伪造。可以说,傅增湘之辩驳,证据凿凿。既然丁日昌藏本非宋本,那么,叶德辉以九行十八字本为涂祯刻本的这一证据就不能成立了。再有,孙毓修藏九行十八字本与傅增湘藏本、叶德辉藏本均一致,且孙氏并不以此本为涂祯刻本,此亦可证叶德辉本非涂祯刻本。况且,从一般逻辑推理看,即使《盐铁论》在宋代真有淳熙刻本,也不能得出涂祯据以校刻的嘉泰本就是翻刻淳熙本的这个结论。

叶德辉提出其藏本为涂祯刻本的第二个证据是,森立之著录的涂祯刻本为九行十八字,恰与其藏本同。然而,森立之著录的藏本是否就是涂祯刻本呢?就森立之著录的情况看,其主要依据是:该本“首有弘治十四年岁在辛酉十月朔旦吴郡都穆书《新刊盐铁论》一篇,称新涂涂祯手校是书”。但据笔者所见,源出于涂祯刻本的《盐铁论》明代版本就有六种,其中,正、嘉间(1506-1566)刻本、《两京遗编》刻本、张袞星聚堂刻本(又称“太玄(或作“元”)书室本”)均有都穆序。这是明代翻刻本之通例。因此,仅据都穆序来认定该刻本的年代,是欠稳妥的。至于森立之描述该本:卷首“盐铁论卷第一”,次行题“汉桓宽撰”,次行列篇目,第二卷以下无桓氏题名一行。这一版式,亦非此本独有。因此,笔者认为,森立之著录的版本不一定是涂祯刻本。叶德辉引之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

最后看傅增湘的观点。傅增湘定为涂祯刻本的这个本子是其辗转从缪荃孙处收藏到的,十行二十字。吴希贤《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明代版本》公布的《盐铁论》图录即来自此本,上有“荃孙”、“双鉴楼珍藏印”、“藏园”、“沅叔”等印鉴。傅增湘之所以认定此本为涂祯刻本,主要论据有三个:第一,就字体风格而言,此本“其字软体,而笔意秀劲,的是成、弘间风气”,而“正、嘉、万以来刊本……行款迭有改易,真体变为拘板”^③。第二,“涂刻自艺风藏本外,近年方于故宫检出一帙,为季沧苇旧藏”^④。第三,叶德辉指缪荃孙藏本为倪邦彦本,是因其未见倪邦彦本而得出的结论^⑤。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六《明涂祯刻本盐铁论跋》,第285页。

②莫友芝:《持静斋藏书记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六《明涂祯刻本盐铁论跋》,第285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六《明涂祯刻本盐铁论跋》,第286页。

⑤傅增湘对此问题辩驳较详,兹不一一引录,可参看其《藏园群书题记》第286-288页。

就傅增湘第一个论据看,他是根据不同年代刻本的字体风格来作出判断的。我们不妨以《两京遗编》本、《四部丛刊》影印叶德辉本、吴希贤《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明代版本》之《盐铁论》图录对照,不难发现,十行二十字本字体的确软而秀劲,颇有赵体之风;《两京遗编》本、《四部丛刊》影印叶德辉本则相对拘谨。叶德辉本尤方板,与被讥讽为“方笔,非颜非欧,已不成字”^①的明隆庆、万历时期开始流行的宋体字相类。

再看其第二个论据。故宫藏本之精,众所周知。季沧苇,名振宜,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颇具识鉴力。据傅增湘介绍,故宫《盐铁论》藏本上有季振宜印,惜此本未得见。在此还应指出的是,吴希贤《历代珍稀版本图录·明代版本》在介绍《盐铁论》图录时,云图录所据刻本上有“季振宜藏书”、“沧苇”等印鉴,但仔细辨认,并未发现,其印鉴实与傅增湘藏本相合,属傅增湘藏本。此本未经季振宜收藏,季振宜收藏当为另本。

最后看其第三个论据。倪邦彦刻本国图有收藏,此本虽亦十行二十字,但版式与傅增湘藏本有明显不同,其中最大区别在于倪邦彦本版心无鱼尾,四周双边,书前有倪邦彦重校序。又因倪邦彦曾校改涂本文字,故其字也与傅增湘藏本多有不同,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对两本相异字牖列了五条,皆切实可信。

应该说,傅增湘提出的一、三两个论据是比较有力的,遗憾的是其第二个论据因故宫藏本难见,难以确证。但值得庆幸的是,国图庋藏的《盐铁论》版本中尚有三种著录为涂祯刻本的十行二十字本。其中,一本有毛扆(斧季)校并跋、冯知十(彦渊)跋、杨沂孙校,书后有都穆序和冯武(宴伯)据《两京遗编》本抄补的涂祯识文,书中有“虞山毛扆手校”、“冯知十读书印”、“彦渊”等印章。周叔弢《古书经眼录》著录即此本^②。今已为《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毛扆等校跋本十卷末冯彦渊朱笔记:“崇祯四年得此本于归鬻书家,海虞冯彦渊记。”书末附书信曰:“此书当自毛氏归邑中席氏,转入吴中蒋氏。”^③书上钤“席氏玉照”(朱方)和蒋氏“拳石山房”(朱方)、“吴下阿靖”(白方),知此本为毛氏汲古阁于崇祯四年购得,后经席氏、吴中蒋氏(蒋靖)收藏,最后入国图。由此可见此本来源清晰,极其珍贵。书信中称冯武所补之涂祯识文“字体遒美,当系冯氏手迹无疑”,也可见出此本之难得。另一本行格、款式与毛扆等校跋本同,书中钤有“稽瑞楼”、“宾佐”等印鉴,知其曾由清代陈揆所藏。又一本行格、款式与毛扆等校跋本亦同,卷后有都穆序、涂祯识文,书中钤有“越国公孙”、“臣光精印”等印鉴。

①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刻书》,中华书局,1979年,第323页。

②周叔弢:《周叔弢古书经眼录·古书经眼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61-262页。

③书末所附书信之作者未属名,该本中有“席氏玉照”朱方和蒋氏“拳石山房”朱方、“吴下阿靖”白文方,可证此书信所言不虚。



图四



图三

在此,我们还可以毛扆校跋之《盐铁论》(图三)与傅增湘藏本(图四)相对照,不难看出,这两个本子虽然经由的藏书者不同,但行款、字体风格是完全一致的,显然属同一版本。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傅增湘的观点较切实可信。涂祯刻本为十卷,二册,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书后有都穆序与涂祯识文。此本虽难见,但笔者已知至少有四本尚在:一是傅增湘藏本,二是国图藏毛扆等校跋本,三是国图藏陈揆收藏本,四是国图藏“越国公孙”印本。而国图藏毛扆等校跋本因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中重新刊行,较易得见。

作者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